

走訪各地的社造點，傾聽在地的聲音、貼近在地的脈動、感受在地的氣息，更看到在地人一張張樂天知命又倔強堅毅的臉龐。

重三社區營造再出發

北台灣金山鄉的重三社區位於陽明山系北側，緊鄰台北

重三社區 清水溪 生態筆記

很多案子不能等錢下來了才開始動，
因為不曉得錢不下得來。
如果下不來，難道就不做了嗎？

當然不。該做的還是得做。

所以徐正成還常自己先墊，而且一墊就是一、二十萬元。
就是這一股「能做多少就做多少」的傻勁和毅力，
才使得重三社區總體營造有今天這樣的成果，
其中遭遇的挫敗感，還必須學會自我調適。

文／林秀禎

圖片提供／重三社區發展協會

市，是陽金公路入金山鄉的第一個村落。區內自然生態資源豐富，山明水秀，多溫泉、地熱、古道、溪流、山產、海產，是發展生態休閒觀光產業取代傳統產業最具代表性的社區。

民國八十九年象神颱風造成北海岸百年來最大的災難，在災後重建的過程中，社區居民開始凝聚社區意識，積極參與社區河川、道路與住家的整治與搶修工作。

在居民的合作下，社區營造工作漸有成效，並陸續獲選為台北縣九十年度七個社區營造點之一、九十一年獲選台北縣社會局評選為甲等優良與文建會第一營造中心社區營造點、九十二年獲台北縣文化局選為社區營造點。

重三社區雖然青壯人口嚴重外流，但在社造的過程中，卻從許多耆老身上找到諸多珍貴的聚落寶貝，例如茅草屋、八角風箏、竹編步道、施作技藝、草仔粿等。耆老們雖識字不多，但充滿生活智慧，對於工藝技術的傳承與



只有耆老們才有的蓋茅草屋的工藝技術，可能面臨失傳。

推廣，更是不遺餘力。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堪稱重三社區鎮區之寶，人稱「樹伯」的鄭政雄先生。

「樹伯」今年六十五歲，是土生土長的在地人。因為從小就喜歡爬樹，所以有「樹仔」這個外號。年長之後，「樹仔」便自然而然成了「樹伯」。「樹伯」不僅對植物的知識非常豐富，在工藝技術的傳承上，更是煞費苦心。「樹伯」十三歲時無師自通學會做風箏。剛開始從最常見的四角風箏做起，後來慢慢做出八角風箏。八角風箏的面積大，紙張、布料與皮革都可做為材料，尾端還有草繩為穗，風箏越大，草穗便越大越重，不僅美觀，更有平衡風力的作用。講究一點的，還會結上一個竹製響笛，當八角風箏迎風搖曳、飛上青天時，不僅壯觀大方、非常漂亮，尾端響笛隨風發出的聲響，輕脆悅耳、美妙異常。如今，八



重三社區的居民大家一起來動手整理家園。



兩人手上的八角風箏，已是目前重三社區最重要的寶物之一。左邊是「樹伯」，右邊的是徐正成(攝影/林秀禎)。

角風箏已成為重三社區各類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

面臨失傳的傳統技藝

提起兒時記憶，「樹伯」彷彿墜入時光隧道般，興味

盎然侃侃而談：「小時候做風箏，不但材料不容易拿到，繩子得割自樹藤，非常辛苦，做的時候還要偷偷摸摸的，不能給爸媽看見。因為從前大家的環境都不好，想填飽肚子已經不容易，小孩子不是去放牛、下田，就是留在家裡幫忙，像放風箏這麼逍遙的事，根本想都別想！因為有補償的心態，所以我們一群孩子一有機會，就會想盡辦法自己找東西玩。」放風箏這個點子就是這麼被玩出來的。「風箏做好了還不敢帶回家，因為不小心被爸媽發現，一定會被撕個破爛，所以只能偷偷藏在外面。」風箏的材料最常用的當然還是紙張。紙的來源則是學校裡的作業簿。「我們都要等到學期結束，簿子也寫完了，才一頁頁撕開，再一張張黏起來。不像現在畫圖、勞作，都很容易。」說到這裡，樹伯擺了擺手，又嘆了口氣：「唉！時代真的不同了，現在已經沒有年輕人願意學做八角風箏這種傳統技藝了，成本高又費功夫，已經面臨失傳的危機了。」

除了八角風箏，「樹伯」還擅長蓋「茅草屋」。茅草分白茅、青茅等等，蓋茅屋通常都用白茅，因為開出來的花是白色，所以叫白茅。茅草每年收成一次。收割後先曬乾，然後加工整理，挑選出色澤漂亮、外觀完整的，再曬約一周的

時間，集中收藏、保存備用。從前金山這邊的家家戶戶都有茅屋，茅草的需求量很大，每戶人家都必須自給自足。北部雖然多雨，但耐溼、防風的茅屋，還是可以維持兩、三年再整修一次。茅草極富生命力，不管在任何惡劣的環境下，都很容易生長，但現在已經沒人住茅草屋，需求量大量萎縮的結果，茅草也越長越少。「樹伯」說偶爾想蓋座茅屋，還常常因為茅草量不夠，必須大老遠跑到新店的山上去找。

豐富的人文與地方產業

重三社區還有多位藝術工作者，協助社區文化推動，開辦社區陶藝營，鼓勵社區老人、婦女踴躍參與，創作如鍋、碗、杯、盤等生活器具，目前已有多次成果展示、販售，未來可望成立一個團隊，長期培育成為當地的特色。

運用現地建材，是推動創作的重點，傳統用的東西有些具有非常特殊的人文背景和意涵，可以發展出特有的工藝品或生活器具，成為當地的文化產業。並採用許多在地原生植物為創作素材，以發展出具有在地色彩的文化產品。

據統計，台灣是全世界最多筆筒

樹的地方，而重三社區又是全台灣國寶級資產筆筒樹最多的地方。在地居民亦充分運用資源，做為建設社區的材料。例如早期造屋、做橋都用筆筒樹樹幹為梁柱，葉柄則做成磨番薯粿的磨板。至今社區內仍保留一間以茅草蓋頂、筆筒樹幹為柱的屋子，作為觀賞與紀念。

當地的農產品種類，更是多不勝數，包括甘薯、箭筍、山蘇、野薑花、龍葵、過山貓、山芹菜、山茼蒿、水冬瓜等等，不但為地方飲食文化注入新生，也培養居民美食與創業的基礎。

生態保育是新社造重點

重三社區雖已擁有豐富多元的人文與地方產業，然而「自然生態保育」仍是社區營造的重點，得天獨厚的自然風貌與地形是主要的關鍵。



孩子們在清水夏令營的摸蜊兼洗褲的喜悅中。



前社區理事長賴文誠手中所拿的布袋衫是由社區黃現老師所製作。

當初，有一群熱愛鄉土的居民，爲了不再遭到水泥化、都市化的污染，發起淨溪、護溪的運動。自賴文誠就任重三社區理事長以來，即努力推動社區整體願景與計畫，穩定而紮實地爲社區總體營造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民國九十年，徐正成接下社區總幹事的職務，除了繼續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外，更努力落實與居民一起打造社區的夢想，從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到社區公聽會，以及申請勞委會永續就業工程等，清水溪融合了許多居民的智慧和汗水，而逐漸展現出其生態之美，即使在民國九十二年卸下社區總幹事的職務後，他仍一本初衷，以「戶外生活協會」爲據點，繼續推動清水溪的營造與會務工作。

幾年努力下來，溪水整治工作成果斐然。昔日一大片荒廢已久的香菇寮，堆滿了好幾噸重的垃圾與廢棄物，雖然缺乏經費，大夥兒靠著自己的力量，一袋一袋的把垃圾清理乾淨。香菇寮變身爲今天的「清水溪野營區」，可以露營、烤肉，是舉辦多項活動的最佳場地。另外，還規畫有「磺溪頭古道」、「賞螢步道」與「森林生態解說區」等等，不但適合觀星、賞雲、望山，還有台灣藍鵲、白頭翁、蝴蝶、螢火蟲、大白鷺與大冠鳩爲伴，更是自然生態教學的最好去處。

曾於民國九十一年入選爲社造員，也擔任過社造員訓練課程講師的徐正成，言談之間流露出來的，除了熱誠與穩重，還有一絲絲的傲骨。他說：「淨灘、淨溪、生態親子營、解說員訓練……，一年到頭都有各式各樣的活動在進行著。」



小朋友在清水溪野營區玩得不亦樂乎

培養觀念，再培養人才。像生態解說員、保育工作隊的培訓，都是日積月累，而且要很有耐心，不是說辦了一次就會立竿見影，而是要循序漸進、逐步培訓。我們從民國九十年起，至今已辦了四個梯次。每梯次有二、三十名解說員，但到現在留下來的還不到二十個。運用獨一無二的在地資源，盡量保持在地的原始生態。把這些生態保護好，才能將特色展現出來。譬如去年開始進行的蝴蝶保育工作，針對每一種生態做詳細的調查。今年度的計畫則擺在蜻蜓、鬥娘和蛙類。各種環境、生態、棲地能確實做好維護，讓這些昆蟲可以很自然的在這裡繁殖、生長，保育和生態旅遊才能平衡發展。」

「這些年來，因爲有許多政府與民間團體的共同協助、輔導，才有可能讓這邊陞山裡的一條小溪，營造出萬種風情的生態休閒園區，包括「好鄰居文教基金會」的肯定與補助、「水利環境基金會」協助生態調查、「農委會」協助辦理解說員訓練，以及台北縣政府與金山

的幫忙。

默默付出不求回報

一般社區總體營造計畫初期大多著重在硬體設備的添購，但徐正成的觀念卻非如此：「因爲申請硬體設施，一般都由鄉公所執行，必須透過鄉公所整體發包工程。在施工的過程中，就會有很多問題產生。例如對建物本身風格、屬性的決定權等等。譬如社區希望建造具懷舊味道的古建築物，但是蓋出來的卻是水泥砌成的一般現代建築。因爲社區沒有主導權，對於這樣的結果也無可奈何。」

重三社區成立於民國八十四年。社區的每一筆經費來源，都必須經過提案、比案的階段。先提企畫案，再經審查會審核。這類提案、申請補助、尋找贊助廠商的工作，全都落在徐正成身上。儘管壓力不小，仍顯得一派輕鬆的他說：「我的工作無給職的，除了當選社造員那段時間，每月有兩萬元的津貼外，其他時候就沒任何薪水可領了。這是理所當然的。會務都快繳不出來了，那裡還有多餘的錢用來支付薪水。所以這種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其實很難推動，不像基金會可能還有財團捐助。因此一般的社區發展協會或社團，就必須要有一些人犧牲，社務的推動才有希望。所謂能犧牲，就是不需負擔家計，加上強烈的熱忱和願景，才有可能。如果我必須賺錢養家活口，有經濟壓力的話，就不可能來做這個了。對我來說，賺錢本來就不是我人生的主要目標，所以乾脆順從自己的志向，做一些自己喜歡、也覺得有意義的事。慶幸的是，我有一個在背後全力支持我的太太。她在台電上班，有一份穩定的收

入，可以讓我無後顧之憂，全心投入社務的推動。」

常被太太調侃為專職志工的徐正成，五、六年來幾乎天天超時工作，上班時間比朝九晚五的上班族還要長。白天忙行政、帶活動，晚上夜闌人靜時，才有時間和情緒靜下心來寫企畫案。很多案子不能等錢下來了才開始動，因為不曉得錢不下得來。如果下不來，難道就不做了嗎？當然不。該做的還是得做。所以他還常自己先墊，而且一墊就是一、二十萬元。就是這一股「能做多少就做多少」的傻勁和毅力，才使得重三社區總體營造有今天這樣的成果，其中遭遇的挫敗感，還必須學會自我調適。

協會目前因缺乏長期贊助的經費，所以申請下來的款項，還得定期支付房租等開銷，相當窘困。我覺得憑著徐先

生的口才、學養，以及對社區總體營造的概念，想說服並吸引企業長期贊助應不困難才對。他卻表示：「重三社區從一開始也是什麼都沒有，好不容易披荊斬棘、筆路藍縷一路走來，最近幾年才逐漸顯現成果。推動社造雖然困難，但我總不能什麼事都還沒有做，就去跟人家要錢啊！必須自己先做出一點成績，而且是在大家真的都非常努力的情況下，評估這些常態的經費、必須固定支出的款項大概有多少，再去向企業募款，這才有可能啊！光是清水溪的整治，就已花費龐大的經費、人力和物力。」

對未來的展望

學政治出身的徐先生，對社區人口結構與地方發展的關係有其獨到的見解：「地方會跟派系、政治與人口結構、選舉因素等牽扯在一起。我們這個小地方，總共不過一千二百多人，實際選票頂多七百張，能要到多少資源可想而知。不像在居民集中的地區，社區要什麼幾乎都要得到，說穿了就是選票。地方政府就是這麼現實。因為了解這中間的難處，所以我很少找地方政府，而是另尋其他管道。例如去年就申請到八個勞委會的補助，成績相當不錯。又例如好鄰居文教基金會，民國九十年第一次辦社造研討會時，以保育為主題，就選定我們重三社區為實地觀摩的重點區域；前年他們補助我們四十萬，去年則補助三十萬。」

「未來協會的功能仍舊著重在自然生態教育的推廣上面。包括六湖花藝步道、磺溪生態



如夢似幻的「如是夢咖啡」，是現在社區內僅存的一座茅草屋。

步道、蝴蝶保育與溪流保育等等，都在逐步進行當中。九十三年重三社區得了環保署社區環境改造北區最高額度一百六十萬元的專案補助。這筆款項將做為社區環境改善、環保教育、資源回收、永續資源觀念推廣的經費。此外，像培訓環保志工媽媽等等活動，也都陸續展開當中。

後記

訪談結束後，已是傍晚時分，在落日餘暉中，徐先生開車送我到車站，途中順道去三和國小接他兒子回家。玩籃球打得滿身大汗的小男孩，邊上車邊跟爸爸說著明天學校即將舉行運動會的種種事項。紅紅的臉蛋、流著汗水的發亮肌膚，是在一般都市孩子身上所少見。別以為他每天只會打球、運動，其實不然。他待會兒還要去上才藝班學拉小提琴呢！徐先生笑著說：「森林小學一年要幾十萬學費，我兒子念三和，校地大，全校學生不到一百人。有森林小學的環境，學費卻只要幾千元，幹嘛不來這裡唸？小孩子自己也很開心，上課時間在學校，下課時間也還在學校，捨不得回家呢！」

社區民衆同樂一
起挖蕃薯，其樂
融融。

